

小说连载 荒凉  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地里人围拢来，都惊讶地叫起来。哑子救的是个年纪轻轻的女人，脸苍白如雪粉，衣衫破烂头发蓬乱，像走了很远的路。半睁半闭的眼睛内汪着一颗亮晶晶的泪。

“姑娘，你是哪地方的人？”队长问。

女人咬紧嘴唇不语。

“你哪里痛？我们队里有医生。”队长问。

女人脸上没有表情。

“哦哈，”有人笑了，哑子好福气，半路拾来个哑女人。

哑子却急得甩手顿足，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的根须扇了开来，腮上一片血红。哑子掀开人群，拉着马把那病恹恹的女人拉进寨子，拉进家门，然后把门死死关上，任何人都看不见，包括匆匆赶来的瘸腿藏医。

那个夜晚，哑子的窗户让油灯照得透亮，屋内透出一股暖烘烘的气息，隐隐飘出一股肉香，不知哑子在炖什么东西。天亮时，我看见墙钉着一张狗皮，毛上还沾着水汪汪的血迹。狗日的哑子，竟把他心爱的狗宰了。当然，哑子是有理由吃狗肉的，他长不出“阿约卡”，谁也听不到他说话，也不可能让晦气沾染了。

太阳很好，刚跃出山口就白晃晃的刺人眼睛。裹在山丛中的那一片片胶状浓雾，让这清水般的阳光冲刷得稀薄，淡淡的一片青灰，水蒸气一般在山谷里流动。哑子掀开了久闭的门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迈出家门。他又蹲坐在太阳下缝补皮袋子了。屋内有什么东西撞出了丁当声响时，他才停下手中的活，抬头咧开嘴唇憨憨地笑。

小土楼前又热闹起来，山寨里的男男女女都挤在这儿，都想看看那女人的模样。哑子很高兴，进屋牵着女人的手出来。那女人气色很好，俊秀的脸布满了红云，羞答答地捂着眼睛，咯咯笑得很好听。

“病好了？”队长像哑子一般对她比划着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哑子救了你。哑子是个大好人，你就做她老婆吧。”队长说。

她头埋得更低了，手扯着袍襟，过了许久才轻轻说了声：“呀(好)。”

“哦嘿，”人们都惊讶得张大了嘴，“她并不哑！”都啧啧咂着舌头说：“哑子怕是前世修来的福分，捡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”

细心的人还是瞧出了破绽。那女人厚重的皮袍下，裹着沉甸甸的肚皮，怕是有大半年的身孕了吧。嘿嘿，有人笑了，哑子捡来的是别人吃剩的东西。

哑子明白了人们笑的是什么，指指头指指地，发誓说那女人怀的娃娃是他的。谁敢说不是他的，就是一条狗，像挂在墙壁上的那狗皮。人们扳着指头算算，又轰地大笑起来。哑子神了，三天不到，就把女人的肚皮弄大了。

哑子从人们的嘲笑声中，看出了对他的轻蔑，恼怒得脸色青紫，浑身抖颤，他捡起一根锄头，朝人们乱挥乱舞，靴子踏得土楼前一片灰尘。那女人捂住羞红的脸，躲进了屋内。

后来，哑子从不让那女人出屋了，他还是不停地缝补皮袋子，不过，脸上鲜活的皱纹少了，下巴上的胡子也像用刀刮过，青得发亮。

山寨里飘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女人快生产了。半夜里，哑子撞破我的屋门，把我从甜梦中拖起来，拉进他黑烟弥漫的屋内。他以为我是读过书的人，助产接生的事当然会干。我看见那女人在一团被毛毡中挣扎，紧咬舌头，嘴唇上凝着黑污的血块。我说怕是要请医生才行，哑子却跪在了我的脚底，竖起两根粗大的拇指在我眼前晃着，眼睛一眨滚出了串串浑浊的泪。

我比划着手，尽量让他相信我不会接生，得马上去请医生，不然女人会有危险。他脸色铁青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舞着拳头骂我是门外晾晒的狗皮，只会说慌。

女人痛苦地尖叫、翻滚。他恼怒了，抱着我的腿狠咬了一口，我痛得蹦了起来。我还是请来了藏医土登。

哑子蹲在门外，紧抱着头，对屋内屋外的一切都不理睬，一动不动像是石雕。指头深深地抓在脸颊上，陷进了肉内。

太阳跃出山垭口时，屋内的叫喊声静了下来。风抖动着门帘，门脚淌出一滩污水，飘散着浓重的血腥味。过了许久，藏医土登才掀开门帘出来，脸色阴沉得可怕。我问：“生了？”藏医喘着粗气，很疲惫地靠在墙板上，摇摇头说：“死了。生了个儿子，也死了。”

我同周围人都感觉到了风的寒冷。

哑子抬起头，看着藏医，看看周围的人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头发乱蓬蓬地竖在头顶，眼睛瞪得深圆像要滴出血来，脸色青紫，皱纹刻得更深更密。猛的他张大嘴，用劲憋出一串响亮的声音，尖厉刺耳，绕在四周的屋梁和山壁上，久久不散。哑子站起来，拨开惊愕的人群，朝满是浓霜的野地里疯跑着，嘴里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吼叫声。

“别管他，”队长拉住准备去追赶哑子的人，说：“让他吼，让他叫吧。不然，他会疯会杀人的。”

哑子失踪了三天。

队里水葬那女人时，哑子赶了回来。他立在达曲河岸，默默无闻看着涂满酥油的尸体抛入河心，远远漂去，让湍急的水浪无情地吞没。他脸色青，眼内一片昏暗。

(未完待续)

多  
上  
器  
物  
记

酒缸

◎黄孝纪

想起母亲做的糯米酒蒸猪脚，馋虫又上来了。

在八公分村，糯米酒又叫湖子酒、湖酒、水酒、甜酒。糯米酒一年四季都能酿制，即便在寒冷的冬季。在过年的时候，酿糯米酒的人家更多。因为本村本乡喜欢制作一种特制的混合酒，就是把红薯烧酒与糯米酒掺和起来，俗称烧套湖。这种酒，甜，香，酒度低，好入口，不上头，男女老幼都能喝。不知不觉就能让人喝开怀了、喝舒畅了、喝多了、喝醉了。因此在春节，在劝酒风气浓烈的本乡，烧套湖是待客劝酒的上品。

糯米酒的酿制，离不开酒缸。这个敞口的大瓦缸，其实就是瓦水缸的缩小版，一个成人就能抱在怀里。昔日的村庄主妇，几乎都会酿制一缸洁白喷香的糯米酒。

小时候，村前的池塘边、田埂边、沟渠边，溪河边，长着茂盛的水蓼花，红红的茎、尖尖的叶，开一支支红白相间的狗尾巴似的穗状小花，一片片，十分鲜艳。这种草，我们也叫酒药草，是制作酒药的主要原料。村里主妇们常采了来，与桃树叶、梨树叶、藤叶等多种植物的茎叶混合在一起，捣碎，揉成比鸡蛋略小的灰色丸子，放满一团箕，晒干，就是酒药。平常收藏好了，酿酒时拿出几粒，捣碎了，和上。

我的母亲是酿制糯米酒的好手，从采草叶做酒药，筛糯米、淘糯米、蒸糯米、和酒药、做酒窝、装酒缸、焐酒缸，到酒香开缸，全部流程都是她一手亲力亲为。在这些工序中，做酒药无疑是关键。酒药好，酒来得快，来得好，来得香醇。拌和酒药时也很有讲究。当糯米用木甑蒸熟时，要及时从锅里端下来，搁在木盆上，不断淋井水冷却，直到漏下来的水温和不烫方好，全凭手感经验。此时，将木甑里的糯米饭倒入大团箕，扒散开，粒粒可数，不黏。和上捣碎的酒药粉末，及时装入酒缸，手掌拍

实、拍平，中央拍一个拳头大的漏斗状小坑，盖上木盖。若是炎热夏天，木盖上搭上棉絮或蓑衣即可，两个对时，即四十八小时内，即可发酵成一缸喷香的糯米酒。在严寒的冬天，则必须用秕谷做一个酒窝，把焐好的酒缸埋在酒窝里，再搭上棉絮蓑衣，尽量遮盖严实，以增加自然发酵的温度，一般三五天也能酿好。母亲的这一套酿糯米酒的技能，在我们家中，只有心灵手巧的二姐学会了。

刚开缸的糯米酒，洁白如玉，香气扑鼻，母亲直接用饭碗装给我们吃，十分香甜。尤其是过年前的日子，新酿了糯米酒，又杀了家猪，母亲便会用一个大瓦钵，装一只到洗净的猪前脚，舀上几勺糯米酒，一同放入大鼎罐焖煮，直蒸得满屋子肉香酒香。端出来，肥嘟嘟的猪脚焖得稀烂，筷子一夹，皮开肉绽，油花花的汤里，漂满白白的糯米酒糟，浓香诱人，馋涎欲滴。趁热，一家人围桌而食，炉火温暖，碗瓢叮当，吃肉、喝酒，呼呼有声，真是天下至味。

村人酿制的糯米酒，在炎热盛夏的“双抢”季节，也用来喂耕牛，补充营养和体力。记得在生产队时，我隔壁邻居付和常年放牛。他比我大七八岁，我们住一个大厅屋，很玩得来。“双抢”那段日子，他每天中午都要提着木桶，拿一只削成斜口的竹筒，到生产队的禾屋里，从成排的酒缸中，揭开一块木盖，舀上半桶糯米酒。提到田里，一筒一筒，喂灌给犁田的水牛吃。每次，我们两人总是先大快朵颐，直接用手抓了一团团白亮亮的甜酒糟，大口塞进嘴里，非常开心。

糯米甜酒越吃越老，酒水渐多，酒味愈浓。在夏天，老得更快，酒缸壁上，酒糟中，甚至还有酒虫在爬动。我的父亲全然不在意，舀了一搪瓷酒杯，柴火上熬热，就着母亲做的简单的菜肴，照样喝得津津有味。

冬天的姿态

◎周广玲

秋带着季节的最后一丝余温，渐行渐远，我开始清晰地听到冬天那熟悉的脚步。冬天的姿态，正从从容容，迈着和谐的步伐，如约而至。秋天固然美好，但冬天也毫不逊色，冬的静美，更有着一种穿透力，白雪皑皑的洁净与亮丽，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和思索，千里冰封的辽阔与壮美，让我们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盼。

冬天的姿态，低调沉着，它不像春天有着乍醒的姿势，也不像夏天张扬急躁，米势汹涌，更不会像秋天绚丽热烈。冬天自始至终，都以一位长者的姿态，展示着这个季节独有的成熟与稳重，不禁让人肃然起敬。

冬天的姿态，就是雪花的姿态。雪花漫步，从苍穹里飘下，是那样的轻盈，静悄悄地，没有一丝的声音。雪花从来都是拒绝过分的热情，想拥有，只能化作一滴清冷的泪水。雪寂静但不孤独，冷峻之中有着细腻层次，雪只要一转身，季节就会为此改变颜色。飞雪是冬天的姿态最好的表达，纷纷扬扬地，悄无声息地覆盖着一切可以掩饰的东西。雪虽然有着含蓄和隐蔽，但冬天却是坚强的，绝不后退，她想触摸春天，只有保持着奋力勃发的姿态。

冬天，以苍白的姿态展示博大的胸怀，以聆听的姿态悄然而立。冬的姿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从春到夏，再经过秋，冬从来不去模仿，她坚持着自己的姿态。有时步态不稳，一不小心会跌个跟头，在雪地上会留下一片片的痕迹，晶莹地浪漫。雪就这样一点点被融化，在阳光下挂出最亮的画屏，冬天的姿态就是这张画屏中最美的画幅。

冬天的姿态，是坚韧不拔的力量。寒风凛冽，万物似乎都进入了沉睡，但在这看似沉寂的背后，却蕴藏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。松柏依旧苍翠，傲立于风雪之中，它们的身姿挺拔而坚韧，仿佛在宣告：冬天，不过是生命轮回中的一个章节，无论多么严寒，春天总会到来。这份坚持与希望，正是冬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冬天的姿态，还是静谧中的诗意与浪漫。夜幕低垂，月光如水，银白的雪地在月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柔和而神秘的光芒。此时，若能与心爱之人携手漫步于这银白世界，共享这份宁静与美好，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情。冬夜，总能激发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温柔与遐想，让心灵在寒冷中寻得一丝温暖与慰藉。

冬的姿态，更是对过往的沉淀与未来的期许。它用寒冷考验着大地与生灵，却也在这过程中，让一切变得更加坚韧与成熟。冬日，是一个结束，也是一个开始，它教会我们如何在静默中积蓄力量、如何在寒冷中寻觅温暖、如何在平凡中发现不凡。

冬天，是一个储蓄的季节，在它看似冰冷的表情后面，悄然孕育着希望的种子，积蓄着不凡的力量。站在冬天的入口，透过季节的寒冷，我仿佛看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，那是冬天绽放出的希望。冬日的美好时光，带给我们宁静与安详、安逸和满足。冬天的姿态，在我们的眼里，是最美的姿态。

冬天寒冷，色彩单调，或许并不完美，却始终拥有着积极的姿态，有着向上的感觉、奔跑的姿态。冬天的姿态，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来说，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。

扫一扫  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